

保姆大人

须一瓜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保姆夫人

须一瓜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保姆大人 / 须一瓜著;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447-1793-9

I. ①保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7302号

书 名 保姆大人

作 者 须一瓜

责任编辑 王振华

特约编辑 陈 黎 李剑敏 谢仲伟 文 文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4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1793-9

定 价 32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《保姆大人》主要人物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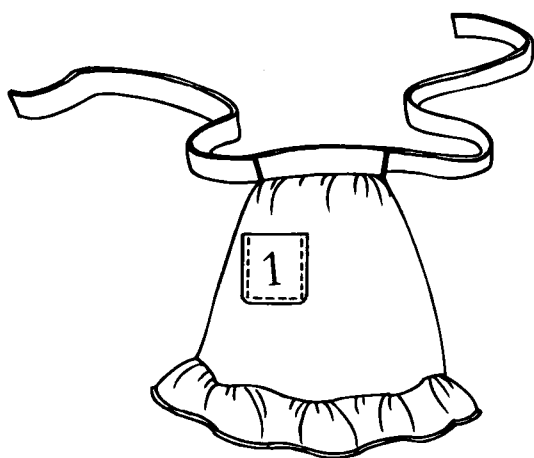
天晴	蒲教授保姆。爱学习，有心计。
暖灶	辛太太保姆，暖被的姐姐。大胆泼辣，是个“刁民”。暗恋辛太太的弟弟丁医生，梦想与之结婚成为城里人。
暖被	晓旖保姆，暖灶的妹妹。在晓旖得了癌症、贫病交加的情况下不离不弃，心地善良但懦弱。
小灯	谭家保姆。与谭家三儿子勾勾搭搭，业余推销，做着发财梦。
春子	谭家另一个保姆，小灯的上司。得知丈夫百顺拐走控控后，春子与其他几个保姆一起将控控救了回来，为了筹钱给晓旖治病，以此向魏雅玲要挟。
晓旖	成剑东的“二奶”，子宫内膜癌患者，贫病交加、境况凄凉，脾气暴烈、刻薄寡恩，情感幼稚。一开始未能领会保姆暖被的心意。
成剑东	魏雅玲的丈夫，与之育有二女。晓旖的情人，后来车祸身亡，留下了一个儿子控控。
控控	晓旖与成剑东的私生子，一个可怜的孩子。父亲车祸身亡，母亲得了不治之症。父亲的妻子魏雅玲从中作梗，不肯承认他的身份。
辛太太	暖灶的东家，斤斤计较，两人斗得不亦乐乎。她在美容院说漏了嘴，让魏雅玲知道了控控已被春子等人救回的真相。魏雅玲一气之下报了警，几个保姆涉嫌勒索被警察带走。
丁医生	辛太太的弟弟，暖灶暗恋的对象，晓旖的医生。丁医生对晓旖关照有加，暖灶愤怒不已，恨死了晓旖。
百顺	春子的丈夫，在外打工，油嘴滑舌、拈花惹草，多年未与春子联系。给魏雅玲装修时偷工减料，埋下了两人日后再见面的伏笔。后来百顺拐走了控控，向魏雅玲索要赎金，没想被老婆春子带人把控控劫走了。
夏星光	《海西晨报》记者，倒霉蛋。得知晓旖的不幸遭遇后起了侧隐之心，答应帮她卖车，筹钱治病，为自己惹来了无数麻烦。
魏雅玲	成剑东的妻子，夏星光的朋友，晓旖的情敌。急于帮晓旖卖车的夏星光找上了魏雅玲，不知情的魏雅玲最终买下这辆车，送给了父亲。但她父亲开着这辆车出了车祸，魏雅玲得知内情后，把气都撒在了夏星光身上，引出了一连串闹剧。最终魏雅玲想通了，与晓旖、夏星光、几个保姆和解，故事圆满收尾。
莉莉	丁医生的妻子，暖灶的情敌。
成老先生	成剑东的父亲，魏雅玲的公公。得知小孙子控控的不幸遭遇后，晓之以情、动之以“利”，劝说魏雅玲接养控控，以续儿子成剑东的香火。

天晴和朝雨都跳了起来。床上地上，像个化妆间，到处狼藉一片。

天晴正张着十指，吹晾刚刚涂好的指甲。外婆目光狐疑，天晴赶紧出来，朝雨也把外婆哄拉出来。

天晴拿起电话。电话里，暖灶声音很大：“暖被挨打啦！妈的！上周你说的那个吴教授家还要不要保姆了？我妹不想在小二奶家干了！”

天晴说：“真被打了？那女的敢打人哪？”



[1]

每到傍晚，茂华小区的休憩中心、儿童乐园和湖边，就会出现许多保姆。单独的、三三两两的，带小孩的、老乡聊天的、购物邂逅的、陪老人散步的。家政服务，如今已成为许多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个门内的保姆，家外的人，和东家的关系，永远微妙奇特，而不同的东家与不同的保姆遭遇，交叉演绎着不同的家庭故事。

不过，不管双方磕碰出多少万紫千红，这万花筒的后面，对最根本的原则，双方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彼此内心深处，都心知肚明保姆宝典的最高秘密。

茂华 C 区，蒲教授家客厅。外公在看报，一阵风过，吹卷了外公手上的报纸。在沙发上削水果的外婆，注意到少年朝雨从妈妈房间里出来，肚子像塞了东西，鬼鬼祟祟地进了保姆姐姐天晴的房间，随手把门带上了。外婆目光很狐疑。

天晴的床上，摊的都是朝雨妈妈的衣物：灰色长裤、浅色墨镜、米色真丝衬衫、丝巾、牛皮小坤包。天晴把朝雨刚偷拿进来的黑色风衣穿上，摆了个模特造型给少年看。

朝雨说：“唔，好像还是不太像。”

天晴又把头发盘起来，再摆一个造型。少年摇头。“我妈很少盘头发。”

天晴有点烦。“菜场里，我看见很多妇女都这样！”

“我妈是访问学者！可不是菜场里的妇女。”

天晴一把把头发揪下。“叫别人去冒充好了！我一个破保姆，冒充什么出国访问学者！”

朝雨说：“哎呀！姐姐！你是最有气质的保姆啦！一千年才一个。要不你洗个头？洗个头，气质就出来了。噢，对了！这个。”

朝雨摸出一瓶银粉色指甲油。“这是我妈会见重要客人时用的。”

天晴挥挥手。“涂个屁呀！就这保姆手，再涂也装不成教授！”

朝雨说：“你不是都戴手套的吗？我看很好啦，姐姐的手很漂亮的！”

天晴说：“拉倒拉倒！哪有保姆涂指甲的！”

朝雨正色地一拍床铺。“我提醒你，天晴同学！你绝对是一千年才有一个的保姆！你是马上就要拿到本科文凭的知识女性！”天晴不失得意但保持冷峻地看着他，少年口气忽然无比哀怨。“姐，求你了！来吧，我帮你涂。”天晴还是不愿涂。“天天在油盐酱醋洗洁精里泡，粗拉拉毛刺刺的指头，涂了就是教授的手？你的新老师难道是菜猪？”

朝雨说：“就是菜猪啊！要不我那点事儿，惊动家长干吗？”

“你真的就那点事儿？”

“哎呀，就只在‘万人签名争当文明市民’的红布上，写了‘不要浪费布’。就五个字。就那点事。”

天晴说：“这也不至于砍头，为什么你不叫真家长去？”

“姐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老妈才去美国。老爸又最烦老师告状，搞不好扣我一个月零花钱。再说，那菜猪又怀疑我是早恋——你别瞪眼睛，我绝对没有！”

“嘿嘿，我就知道案情没那么简单！”

“哼，我看得上的丫头，还没有出世呢！再说，我有苗头，瞒得过姐姐你火眼金睛吗？”

天晴笑了。朝雨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是聪明人。再说，姐姐啊，上次你把我爸重要的论文删了，还不是我仗义顶罪？”

天晴说：“我就知道你要连本带利一起收回！”

唯一不在茂华小区的保姆是暖灶的妹妹，暖被。但是，这个小保姆和茂华

小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可以说，没有暖被，茂华小区的保姆们，不可能一夜成名。

四年来，暖被都在小白象湾小区，照顾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母亲和一个四岁多的小男孩控控。

阳台的木条摇椅上，摆着三本厚厚的时装杂志。年轻美貌的单身妈妈，在和四岁的儿子控控抢电视看，两人厮打着、尖叫着。电话响了，正在擦拭桌子的保姆暖被接了，然后把电话拿给厮打中的女主人，说是林律师。

女主人猛推小男孩一把，拿过电话。小男孩立刻抢过遥控器转换频道。

林律师说：“刚接到内部消息，我们败诉了。”

晓旖霍地站起来。“败诉？不可能！”

林律师说：“是真的，我也很难过。周二就要宣判了。”

晓旖声音陡然变大。“你不是说很有希望？”

“是啊，我现在也没有失去希望，”律师说，“我始终认为有胜诉把握。”

晓旖停了好一会儿说：“如果这样，我们就是得不到控控父亲的遗产了？”

“一审是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上诉二审，你要有信心！”

晓旖说：“要不要再交钱？”

林律师说：“二审当然……”

“还要？——混蛋！”晓旖爆发，“我几乎花掉了全部积蓄！你当时不是说肯定可以赢吗？你不是说，拿回一两百万是小菜一碟吗？”

“主要是亲子鉴定做不了，”林律师说，“要不然非常简单，这法律关系很单纯的。真的，另外，一审法官对这个事实的法律理解和我们有所不同……”

“二审竟然还要我的钱哪！”晓旖怒骂，“全是花言巧语、胡说八道！你简直是骗子！你让我倾家荡产了知道不知道！早知道这样我打什么官司？”

“冷小姐，你别冲动……”

晓旖摔了电话，走出客厅，一屁股重重坐在阳台摇椅上，椅子上的时装杂志纷纷滑落。保姆暖被过去，轻轻地捡起杂志，她说：“官司……真的输了吗？”

晓旖黑着脸，不说话。

暖被说：“怎么会这样呢？成先生就是控控父亲呀，我都证明了呀。虽然是偷偷来，有时一个月来一趟，可是经常一来好几天呀！每次一来就要吃鱼香茄子……”

晓旖说：“行了！闭嘴！烦死我啦！”

暖被感到难堪，她默然转身。晓旖突然走进客厅，抄起遥控器就把电视关掉。

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怵怵一愣，旋即，他端着茶几上的冲锋水枪，对准电视机就横射。一下子，屋子里水花四起，暖被惊叫。晓旖顺手抓起沙发上的橄榄形小吸尘器，使劲砸向儿子。暖被身子挡了过去，吸尘器砸到她的颧骨。暖被顿时捂脸弯腰，痛得眼泪直冒。

怵怵调转水枪，直射妈妈。晓旖扭脸大叫，向怵怵扑过去，忽然，一阵剧烈的腹痛，她蹲了下去。怵怵也蹲了过去。“哈哈，你中弹啦！”暖被过去把怵怵提开，想要扶起晓旖。

晓旖狠狠推开她。“都给我滚！”

怵怵发现了暖被脸部的肿包。“姐姐！你的脸肿了个大青包！啊，妈妈！快看！姐姐成了个魔鬼脸！”怵怵伸手要摸，暖被扭开脸。

在茂华小区B区花圃，保姆暖灶和毛豆走在下午的阳光中。暖灶注重仪表，但从幼儿园一出来，毛豆背的小书包、拿的水壶，还有替换衣服，全部都塞到了暖灶手上，影响了她的轩昂气宇。一进B区，毛豆就宣布：“我今天不洗澡，以后我也不刷牙了。”

暖灶说：“那好，你的草莓澡巾我就当抹布；你的牙刷，我就拿来刷马桶！”

小家伙尖叫的时候，暖灶口袋里电话响了。暖灶听出妹妹声音异样，噓住毛豆，说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暖被说：“旖姐官司输了！大发脾气！打孩子，乱摔东西……”

暖灶兴奋。“输了？二百万的官司输了？那小二奶一分钱也讨不来了？”

暖被说：“我不知道。反正脾气更坏了，我都不想待了……”

“我早就叫你走！那个男人被汽车一轧烂，我就叫你走！这种靠男人吃饭的女人，个个脾气坏得像条宠物狗，她以为全天下的人都会宠着她，只有你这个傻瓜忍得了她！——咦，她打你了是不是？你今天声音这么奇怪。”

暖被说：“也没有。她用吸尘器砸小孩，我挡了一下，碰到脸。”

“吸尘器砸小孩？真是疯啦！”

“她都是摸到什么砸什么，上次还用刀砍成先生呢。”

暖灶说：“难怪人家不敢给她名分，这不是找个杀人犯回家吗？我们炒了她！天晴上次说的那家教授，我等下就去联系！不干了！”

“姐……其实，我的脸现在也没那么痛了……”

暖灶恼怒道：“贱骨头！少啰唆了！我要找钥匙开门了，回头我打给你！”

门开了，里面富丽堂皇，暖灶立刻直奔厨房。这是惯例，毛豆回来要吃一些点心。暖灶一般是下午就做好，回来热一下，就要给孩子吃。

毛豆开了电视，暖灶一只手喂毛豆吃炖罐点心，另一只手拿起茶几上的电话。她拨打了天晴的电话。毛豆看动画片入神，嘴里含着东西不吞。

[2]

蒲家茶几上电话响了，外婆过去接。

外婆说：“喂，找天晴？你是哪位呀？老乡？找她什么事？”暖灶在电话里喊：“急事！很急的事！”外婆不悦：“什么事呢？我是这里的东家！”

暖灶说：“噢，你好。我妹妹被打了，请她快接电话！”

“你妹妹？”外婆还想问，被外公拉住。外公觉得外婆过分了，摇头让她去叫天晴。外婆只好放了电话。外婆蹑手蹑脚到天晴房间，侧耳听了听，里面没有声音，外婆突然推门，叫天晴接电话。

天晴和朝雨都跳了起来。床上地上，像个化妆间，到处狼藉一片。

天晴正张着十指，吹晾刚刚涂好的指甲。外婆目光狐疑，天晴赶紧出来，朝雨也把外婆哄拉出来。

天晴拿起电话。电话里，暖灶声音很大：“暖被挨打啦！妈的！上周你说的那个吴教授家还要不要保姆了？我妹不想在小二奶家干了！”

天晴说：“真被打了？那女的敢打人哪？”

暖灶说：“这种女人什么不敢？只有暖被那个贱骨头总是忍气吞声的。今天不是打得痛，肯定不会主动打我电话，说不想干了。我们赶紧趁热打铁，你赶紧帮我联系吧！”

天晴说：“暖被自己说的要走？以前你都动员不了。”

暖灶说：“这次可不是我拖她走，是她自己受不了啦！再说，那小二奶官司也输了，坐吃山空还请什么保姆？我看她也请不起保姆啦！”

天晴说：“你说她东家官司败诉了？是一审吧？”

“管她几审！反正我妹不想再伺候她啦。”

天晴说：“那你等等，我去问问蒲老师。”

暖灶说：“好。”她一手喂毛豆点心，一手拿着电话。毛豆嘴巴鼓得像球，就

是不吞，眼睛盯着电视看。暖灶用瓢羹磨她小嘴，示意她快吞。毛豆扭开脸，暖灶瓢羹又跟过来要塞。毛豆脖子一伸，呕的一声，全部吐了出来。暖灶急忙挂了电话，跳起来拿抹布。

暖灶说：“难怪没人爱喂你！喂鸡、喂狗、喂猪都比喂你强！”

毛豆大怒。“妈妈说，你要用自己的电话打电话！”

暖灶说：“都是你磨蹭，我一下忘记了。磨蹭鬼！”

毛豆说：“小气鬼！你是小气鬼！”

蒲教授在大书桌前，书桌上书籍资料杂乱放着，电脑开着，天晴站在他旁边。蒲教授打着手机。“好，好的。让她明天就去。不谢不谢。”

蒲教授放下电话，说：“吴教授要你老乡明天去见个面。她一直没有看到满意的，每次找，都把保姆跟你比，那怎么找？我说：‘你永远找不到。我们家也是和她有一段保姆缘，以后她一定不是保姆。’”天晴嘿嘿笑，憋不住地得意。“嘻，和暖被比，我是先进工作者，她就是天使哪！”

蒲教授笑着。这个跟了他们家七八年的小保姆，一天天长大成熟。懂幽默会自嘲，成天生机勃勃的。

暖被是在厨房炸鸡翅时，接到天晴电话的，她赶紧关了火。屋内，晓旖躺在床上，怏怏一个人在看电视。暖被小声小气地接起来，一听明天就去见工，她吃惊地叫起来：“哦，不行的……”

天晴说：“怎么不行？人家是东家！他们说了算！再说见个面也不要太多时间。”

暖被推辞。“我的脸有点肿……”

天晴说：“去当保姆，又不是选美。”

暖被说：“不也是教授家庭吗？不行不行，太丑了……”

怏怏溜到暖被身后，偷偷拿了个刚炸好的鸡翅，又溜出去看电视。

天晴说：“你挨打了是不是？”

暖被说：“没有，不是打我，真的！是碰到我了。反正明天我肯定不行，我不去，我是随便跟暖灶说了几句。”

“你神经啊！那我跟人家怎么说？”天晴有点急。

暖被说：“唉，真是……要不，后天中午吧？”

“你真是保姆大牌啊，东家还要听你的！——那我先去说一声吧！”

朝雨从天晴房间出来，把她房间锁死了。外公叫住了他：“鬼鬼祟祟的你忙什么啊？”朝雨一笑，回了自己房间。外婆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天晴在厨房忙碌，就溜过去开天晴的房间，发现被锁死，外婆很不高兴。

天晴在淘米。

外婆走进来，看着天晴，天晴侧脸对她傻笑了一下。外婆说：“我们来这里一周了，天晴啊，你的电话真是多啊。”天晴说：“外婆，她们还不习惯我的新手机，我都把号码告诉她们了，慢慢就不会打家里电话了。不好意思哦。”

“嗨！你一个小保姆，你还买手机！多浪费啊。对了，我刚才找报纸，你干吗把房间锁了？防我们啊？”

天晴说：“没锁啊！可能不小心碰了，我帮你去开。”

外婆说：“不用不用，不过，一家人还是别锁门，大白天的……”

天晴背着她，做了个厌恶的掀鼻孔鬼脸。

洗完碗后，暖灶在大擦油烟机，清理厨房。辛太太进来，满脸不高兴。

辛太太说：“跟你说阳台风大，风大！衣服要夹好了，一条真丝内裤又飞走了。那是出口日本的柞麻丝！扣钱！你自己记一下，扣三十块！”

“哎呀，”暖灶哭丧着脸，“都是那个小二奶害的！她官司输了，成家一分钱也不给，她就打儿子、打我妹妹。我一听不是着急上火吗？一急，就忘了夹夹子。自从辛大哥那条毛巾飞下去以后，你说要夹，我什么都夹得牢牢的，后来是不是一条线都没有吹走过？”

辛太太完全被暖灶的话拐走，她十分好奇。“你是说，那个小二奶官司输了？成家一分钱都不给？”

暖灶说：“那还不是！小二奶拿出成董和她和她儿子合影的照片，人家对方律师说，这样的照片多了，这不能证明成董就是孩子的父亲，除非亲子鉴定。可是，人都死快一年了，怎么鉴定？那官司当然就输喽！”

辛太太说：“不是都说那孩子是成家的吗？怎么官司还打不赢？”

暖灶说：“呸，小二奶有什么本事，就是窝里横！外面是什么世界她都搞不清楚。成家那边肯定找了好律师，说不定法官也能买通了嘛。”

辛太太说：“原来听你说，那小二奶好像是想去继承几百万遗产？”

暖灶说：“是呀！那个死掉的男人家族是房地产大亨嘛。现在，一分钱没捞到！打官司还倒贴了十几万。哈哈，小二奶算是完了。已经欠了我妹妹一个月

工资！居然还敢打人！我今天让暖被走人！”

辛太太诧异。“真的连工资都发不出了？”

暖灶说：“打官司打光了嘛，以后肯定是雇不起保姆了。没有工作，坐吃山空。上个月我妹妹就靠我资助啦，这个月你又要扣我三十块……”

辛太太说：“好啦好啦，每次扣钱你就拐着弯哭穷鬼叫，奖励的时候屁都不放。打五折扣十五！再低就破坏规章制度了。”

晓旖臭着脸在看电视，她不断地换频道。怏怏睡了。暖被在熨烫晓旖的裙子。她的半边脸还是青肿的，有点胀痛。

晓旖说：“明天你去给我把化验报告单拿回来。”

暖被抬起头来，有点犹豫，但什么也没有说。

晓旖扭头喊：“喂！你听到没有？明天去帮我拿化验单！”

暖被说：“怏怏总是黏着我，医院又挺脏的……”

晓旖说：“一拿就走，有什么脏的？”

暖被说：“万一医生要问什么，我也不懂啊……”

晓旖说：“有什么好问的，就是月经不调！就是成家那个女流氓气的！查来查去，医院还不是想骗黑心钱，你以为我真有病啊！但是，既然花了几百块，我自然要把单子拿回来。不用跟他们多啰唆，你给我拿了单子就走！”

暖被没有吭气。

小白象湾的东家是个坏脾气的女人。这么多年来，保姆暖被看惯了她疾风暴雨的情绪，但和小区其他保姆的东家对比，她也感到了这个年轻东家从不斤斤计较、心不在焉的随意和宽松。可能是淡漠，可能是信任，也可能是一向无所谓，反正，在这个家里，无论日常经济开支、还是小孩大人的照顾方法，基本都是小保姆自主安排。

所以，小保姆暖被感受的自在，也不是一般保姆能领会到的。

[3]

丁医生站在取单处的电脑旁，跟一个年老的护士说着什么。暖被带着怏怏，一头汗水地过来，要求领单。打单的小姐看着单子，说：“冷晓什么？奇吗？”

暖被没有注意。打单小姐把单子拍到窗台上。“喂，冷什么呀？”

丁医生拿起单子。“旖旎的旖。”丁医生帮她敲击键盘。冷晓旖的报告单出来了。丁医生顺手接过，他仔细看着，走出来找暖被。

丁医生说：“这是你的谁？”暖被指着恹恹。“他妈妈。我是她们家阿姨。”丁医生说：“明天叫她丈夫一起陪着来找我。”暖被说：“她只有一个人，她也不喜欢来医院的。”

丁医生有点不耐烦。“她必须立刻来！”暖被迟疑地接过单子看，她看不明白。

丁医生说：“怀疑是子宫内膜癌，我们要病人配合确诊！”

暖被害怕地发呆。有人大叫丁医生，丁医生应声大步而去。恹恹看着丁医生，感觉白大褂衣袂飘飘得很神气，学走了几步。暖被如梦初醒，赶紧去追小孩。暖被六神无主地从医院出来，她决定打天晴的电话，但是，天晴的电话很奇怪地一直被掐掉。暖被边走边打。

暖灶蹲在地上擦地板，辛太太在吃瓜子。暖灶口袋里电话响了，暖灶掏出电话。“什么？癌？不会吧，那小二奶没这么倒霉吧，刚输了官司……”

暖灶拿眼睛看辛太太，一手指着自已电话，表示内容惊爆。

辛太太已经被电话的内容所吸引，赶紧把电视声音关小了，凑过来听。

暖被说：“那个医生的脸很严肃，看来情况真的不好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

暖灶说：“什么怎么办，正好去吴教授家呀！这是老天让你走！”

暖被说：“现在走，她和孩子怎么办……”

暖灶说：“你是她妈，还是她爸？别脑子进水！这样下去，谁开你工资啊？赶紧！明天去见工！”暖被把电话挂了。暖灶气得瞪眼看辛太太。

辛太太急切地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了？”

暖灶说：“癌！子宫癌！完啦！小二奶算是彻底完蛋了！她绝对请不起保姆啦！算是家破人亡啦！”

辛太太说：“她才多大啊？”

暖灶说：“二十四五吧。嘿，我看那个狐狸脸，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命的人！”

辛太太说：“那你训你妹干什么？”

暖灶说：“不是让她辞工嘛。这个白痴现在反而不想走啦！”

一袭黑色风衣、戴着浅棕色墨镜的天晴，风度翩翩地坐在杨睿老师的办公桌边。朝雨的新班主任杨睿老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对天晴一口一个您。天

晴不摘墨镜，故作老成。她包里的电话不断在响，她不断地把它摁掉。

杨睿老师说：“早就听说朝雨同学父母都是教授，没想到这么年轻啊！”

天晴干咳了两声。“哪里哪里，表面风光内心沧桑啊。”

“您在教育心理方面的文章，我在网上拜读过。非常有见地啊！”

天晴说：“呵呵。谢谢。”

杨睿老师说：“带头破坏签名布这事，如果被区文明办知道，我们学校的文明单位称号就难保了。他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，拒不写检讨。几个同案同学也起哄着不写，还要给报社投稿。校领导非常生气。”

天晴说：“放心，回去我们一定会教育孩子，我会让他懂得珍惜集体荣誉。不过，恕我直言，我个人也觉得形式主义搞过了头不好。”

天晴包里的手机又响了，还是暖被的，她赶紧把它摁掉。

“说实在的，”杨睿老师说，“我也心疼那些布，但我们不能跟学生这么说，对吧？”

天晴的电话又响了。天晴把它摁掉，对老师说不好意思。杨睿非常感动。“哪里哪里，您日理万机还这么配合学校，我们真是很……”

两人相谈甚欢。年轻的杨睿老师，在办公室长廊上，目送天晴翩然穿过学校的红色塑胶跑道，感慨地摇头说：“太年轻了。”

而一跳上校门口公交车的天晴，立刻就回打暖被电话。

暖被声音很大，而且语无伦次。“我快到家了！旖姐得绝症了！明天要去医院，马上要手术。我还不知道怎么和她说，怎么办啊？昨天官司又输了，她大发脾气，今天这……”

“别颠三倒四的，谁癌症？小二奶吗？”

暖被大声说：“是呀！”

“天哪！”天晴也傻眼了，“吴教授那边见工，可是你自己约的时间啊！”

暖被急叫：“那至少要等确诊后吧。哎，我进小区了。先跟那家人说我不去了，回头我打你电话！”

天晴还没收起电话，暖灶的电话进来了，声音特别大。

“喂喂！干吗死也不接电话！小二奶恐怕活不长啦！我妹妹也没什么奔头了，幸好我们先联系了吴教授。还有，修小灯马上要到了，我们一起去茂华门口接她吧。不准备一下，怕她对付不了那个恶名在外的谭家。这么多大事，偏死不接电话，你今天搞什么鬼名堂！急死人！”

“我在忙大事！”天晴说，“你接小灯吧，我不能去。家里来的两个老家伙很厉害，像便衣警察。我现在还没到家呢，已经迟了。转告小灯，那家人凶悍，不行别勉强，马上到年底，到处都是求找保姆的东家，现在是卖方市场。”

[4]

一个丰满玲珑的年轻乡下姑娘，双肩滑稽地背着一个本该手提的长款旅行包，从小马路对面过来。等候在茂华小区大门口的暖灶，一眼认出了修小灯，猛烈地跳脚招手。小灯笑嘻嘻地飞奔过来，差点和一辆的士撞上。的士司机伸头大骂。小灯笑嘻嘻地跟司机飞媚眼。

小灯兴致勃勃地站在暖灶面前，歪着脑袋高兴得意地等她评审。暖灶一抬手就把她鲜红的嘴唇给擦了，小灯吃惊地捂嘴巴，暖灶一指她留着长指甲的手。“咬掉！立刻马上！”

小灯不解。

暖灶说：“臭美什么？你是来做保姆的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头发赶紧扎起来，不要披肩发。口红彻底擦干净。你有毛病啊，这个样子人家还以为你来相亲呢！”

小灯说：“不是你叫我打扮干净整齐吗？”

暖灶说：“你以为干净就是骚包啊！告诉你，天下所有的东家，最讨厌的就是保姆涂口红、留指甲。你要去的这家人，工资高是高，可是，那个死老太婆是出了名的会打保姆的，看你这土鳖狐狸精的欠抽样子，扒你一层皮再打出门去也很有可能！”

小灯哭丧着脸。“那我不想去了。”

暖灶说：“干吗不去？哪一家带个小孩就有一千二？住别墅单间，有空调，不用干粗活；再说，我和天晴也都住在这个小区，什么事都可以互相照应，你怕什么？——小拇指甲也咬掉！一个不留！”

小灯说：“你原来说的凶，是打人啊！那他们打我怎么办？”

“传说是这样啦，反正保姆公司的保姆，一听谭家招人，个个都不去，名声很臭。那家还有个保姆头，也是刁得要死！要不他家怎么会在小区自己贴广告，而且价钱这么高——不是跟你肝胆，我都想叫我妹暖被来接。条件太好了！”

小灯说：“暖被为什么不来呢？”